

两代之间

张军霞

婆婆也是自家的好

同事小琳从手机里看到一段视频,说有个女子怀孕了,胃口不好,她的婆婆为儿媳的健康担忧,晚上10点还专门煲了营养汤送过来。在这段视频下面,有不少网友这样留言:“果然是别人家的婆婆啊,我都是两个娃的妈妈了,从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。”小琳也是一声叹息:“我有同感啊,我家婆婆……”她这里正感慨着,另外两位女同事也插嘴了,纷纷抱怨婆婆对自己不够关心,又对抱谁谁家的婆婆怎样怎样好……

我端着饭盒默默走开,心里不由在想,这些年轻人也真是不知足啊。就拿小琳来说吧,她婆婆可能不会煲营养汤,但自从她家两个娃娃出生,老人就扔下了乡下的老屋、种了几十年的地、还有相濡以沫的老伴,跑到城里帮着带娃,每天娃睡了她还忙着

收拾家做饭,一年365天天天如此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见过小琳家的孩子,养得白白胖胖,衣着也总是干净整洁,这不都是婆婆的劳动成果吗?可翻一翻小琳的朋友圈,发现她每天除了晒娃,从未提及过婆婆一个字,如果她把婆婆操持家务的镜头录下来发到朋友圈里,是不是这位老人也会成为网友们羡慕的“别人家的婆婆”呢?

邻居家一位大姐结婚十几年了,一直跟婆婆同住。经常看到她和婆婆一起去超市买菜,晚饭后一起下楼遛弯儿,两人总是说说笑笑,相处得十分愉快。有一次,我忍不住对大姐说:“你和婆婆相处得真好,像母女一样,能在一起这么多年,真不容易。”她就笑了:“说不容易也是真不容易,不过,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,总要慢慢相互适应,尤其

是多看对方身上的优点……”

我发现大姐也喜欢发朋友圈,晒孩子,晒花,晒出去旅游的美照,还时常晒自己的婆婆:加班晚归,婆婆为自己单独留下的饭菜;婆婆回了老家,不忘给她带一兜最喜欢吃的大红枣;儿媳一起出去旅游,大姐给婆婆也拍几张美颜照,等等。

翻遍朋友圈,晒娃的情景很常见,晒婆婆的却少之又少。如果更多身为媳妇的人,能够把关注的目光朝着婆婆那边转移一点,像邻居家这位大姐一样,也许不经意间,你也会发现婆婆的身上有被忽略的闪光点,甚至感慨一句:“婆婆也是自家的好!”

我把邻居大姐的故事发到了朋友圈里。要是我那位爱发牢骚的女同事们看了,会有一点点反思就更好了。



故乡记忆

王建强

酸菜的滋味

我的老家在皖北农村,奶奶是腌酸菜的高手。那时候,漫长的冬季里,酸菜是主角,可以包饺子,可以放一点辣椒直接炒,也可以做大烩菜,味道美极了。

天一冷,奶奶就开始准备腌酸菜的食材,新鲜的大白菜和粗盐都备齐之后,奶奶把大白菜清洗干净,保留整颗,然后烧一大锅的水,先将白菜的根部放入沸水中焯20秒,再把整颗白菜放入锅里,烫一分钟左右捞出。

焯水可以让白菜更入味。焯好后要将白菜放进冷水里快速降温。晾凉后,还要把白菜根部朝上,用双手攥出多余的水分,准备工作做完,就开始腌制了。我们家腌酸菜用的是大缸,先在大缸底部撒一层盐,然后铺一层白菜,接着再撒一层盐,再铺一层白菜,依次一层层地铺到缸口处就可以了。

我家有一块好几十斤重的石头,非常得光滑,这是压酸菜的专用石头。腌酸菜需要一个月时间。这期间,奶奶会不定期地去检查,如果腌酸菜的缸里出现白色泡沫,就及时用勺子撇去。奶奶腌的酸菜不但味道正,还不腐坏。

伴随着奶奶的酸菜,我一天天长大。大学毕业后,我离开家乡到广东工作,超市中虽然有卖袋装酸菜的,可惜不是奶奶的味道。酸菜的滋味熟悉而顽固,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,一头定在千里之外的异地,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亲人和故乡。

心语传真

王奕君

时光深处的姥姥

多年前,姥姥是一个迷,躲藏在时光的最深处。姥姥所在的“老家”,仿佛遥远得没有尽头,只有从老家寄来的包裹,在昏黄的灯光下,泛出神秘的诱惑。

包裹里是姥姥亲手做的小布鞋,它们新崭崭地排列在床上,如同憨态可掬的玩具。我想象着小脚的姥姥步履蹒跚地去供销社挑选花布时的样子,猜测着她那份惦念我的心情。那来自远方的疼爱,为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温暖。

终于有一天,姥姥出现在我家的小院,她笑着叫我的小名,她展开双臂,将我揽入怀中。她的宠爱

如同一根透明的线,时常把我牵引到她身边。阳光流泻在小小的院子里,姥姥忙碌的身影沐浴在阳光下,我去了,她就多了个影子。

午后,姥姥盘腿儿坐在炕沿上,这是她忙里偷闲时的习惯坐姿。阳光斜斜地从窗子射进来,将姥姥的面庞映照得红润起来,像打了一层浅浅的光粉。姥姥一辈子都没化过妆,没穿过漂亮衣服,也没出过远门。她就像一棵树,风把种子吹到哪里,她就在那里生长,直到枝繁叶茂,再到枝枯叶落。荣枯之间,都那么淡然。

姥姥81岁那年病得很重,却坚决不去医院。她说:“到这岁数了,

差不多得了。”妈妈一听就急了:“什么叫差不多呀?活多大岁数算差不多呀?”可能是怕惹来儿女们更多的焦急和伤心,姥姥才不再反抗,终于被送进了医院。

我丢下刚刚三个月的小婴儿来到病床前,姥姥一直催我:“看看就回去吧,孩子还等着吃奶呢。”我走到门口,转回头,姥姥还在看着我,她说:“君,别想姥姥啊。”那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

从此,那个从远方走来,疼我爱我到最后的姥姥,从现实里,又回到了时光深处。她的笑容和身影融进了另一片阳光中,再不再回还。愿姥姥静静歇息,不再操劳。

真情时刻

黄廷付

父亲的生日

打我记事起,父亲就没过生日,也不知道父亲的生日到底是哪天。听奶奶说过,1960年时父亲刚好8岁,只是不记得生日是哪一天。

我们几兄妹小的时候,家里的日子捉襟见肘的,基本上也没闲情过什么生日。假如某一天,父母突然想起刚好有孩子过生日,顶多也就是给我们每个人煮一个咸鸭蛋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问父母他们的生日,母亲立刻摇头,父亲则郑重其事地说道:“我肯定过过生日的。那时候我在部队当兵,过生日的时候还有蛋糕呢。”

“蛋糕是啥?”我们疑惑地问父亲。

母亲在边上摇摇头,又摆摆

手,“你可别逗孩子了,咱们乡下人什么时候吃过蛋糕?咱街上都没有卖的。”

父亲叹口气,“等以后咱们条件好了,给你们每个人都过生日,咱全家都吃蛋糕。”

父亲还是没有说他的生日是哪一天,我们也没有再问。直到父亲45岁那年突然去世,全家人陷入极大的悲痛中。可是再难过也得继续努力地生活,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生日的事。十多年后,我们都成了家,农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逐渐也都学着城里人,有了过生日的习惯。

那天,我们第一次给母亲过生日。全家人高兴地吃着生日蛋糕,我突然想起了父亲,忍不住问:“娘,我爹的生日到底是啥

时候?”

母亲理了理鬓角的白发,摇摇头,“他说在部队里是集体过生日的,他们都是选择和党的生日一起过。回到老家后,他就没有过生日,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唉,父亲辛苦了一辈子,没享过一天福啊!他要是活到现在,我们肯定也会给他好好过一回生日的。”

母亲叹口气,“你们有那个心就足够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我看到她的眼睛里有晶莹的泪光。

